

諸位同學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衛靈公篇〉第二章。

【在陳絕糧。從者病。莫能興。子路慍見曰。君子亦有窮乎。子曰。君子固窮。小人窮斯濫矣。】

『在陳絕糧』，「在陳絕糧，有人說是哀公二年離開衛國絕糧，但眾說紛紜。有人將這一章與上章合為一章，有人說分二章。哪一年發生的事不必管，在陳絕糧確有此事就可以了。」在這章書，開頭這一句，在陳絕糧，雪廬老人講，有人把這一章跟上面那一章合為一章，有人分為兩章。哪一年發生的事不確定，這個當中有不同的說法。雪廬老人給我們講，哪一年發生的事不必管，在陳絕糧，確定有這個事情就可以了，就不必管它是發生在哪一年了。

『從者病，莫能興。』「從者，跟從夫子的門徒。病是餓極了。莫能興，起不來。」餓到起不來，不能動了。

『子路慍見曰：君子亦有窮乎？』

「子路慍現說。」見這個字，古字，看見的見這個字，跟現在我們這個現，旁邊有個王字旁這個現，現在的現，是同一個字。同一個字，一個字兩個讀音，兩種意思，一個是見，一個是現，在這裡見是現的意思，就是表情表現出來。「慍，原是在內心」，是內心，子路他已經表現出在表情上了。「所謂人不知而不慍」，原來是在內心裡面的一個埋怨，「子路這裡是顯於外」。人不知而不慍是內心，沒有表現在外面，內心的埋怨；子路是明顯表現出來，表現出埋怨的這種口氣。「說君子亦有窮乎？」說做一個君子，也有這麼窮的時候嗎？窮到都沒東西吃了。「子路不會因為餓而發脾氣

，子路不在乎窮。年輕時有一年飢荒，子路百里背米養母。這是因為孔子在魯國當司寇，不能行道，先到他國傳道，人們也不要。」在魯國，孔子不能行道，到其他國家傳道，其他國家的人也不要。「孔子不只是在衛國一地」，不只在衛國這一個地方，「在陳，在陳蔡之間」，在陳國和蔡國這個當中。在陳絕糧，在陳國這個地方，陳、蔡這個當中遇到絕糧的事情，沒東西吃。「道傳不出去。既然道是天命，為什麼道傳不出去？子路為此而慍。」子路他不是為了餓著肚子，餓得都沒體力了，這樣來表現出埋怨，而是為了道。聽孔子常講，道是天命，天要我們這麼做，是天命，這是道。既然是天命，為什麼周遊列國，這個道傳不出去？子路為了這個而慍，為了這個而埋怨，埋怨既然是天命，為什麼到哪裡都傳不出去？不是為了餓肚子。

『子曰：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！』

「孔子說，君子固窮」，「固」有一種解釋，「一作固然」，就是君子固然窮；原文它很簡要，君子固窮。「既是君子，就不免窮，不走偏路，所以走不通。」這是一個說法，就是既然是一個君子，就避免不了會遇到窮困的時候，但是遇到窮困也不走偏路，不走不正當的路，所以走不通。第二個，「二作守住不變」，第二個就是說，守住這個君子之道不變，遇到什麼情況也不變。「君子窮是窮，但是聽天命。小人窮不得，一窮就亂了，亂七八糟」，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，種種不正當的手段都出來了。小人一窮就亂了；君子窮是窮，但是聽天命，不亂來。「蘇秦、張儀隨鬼谷子學，鬼谷子也是有道之士，教他們縱橫外交的學問。」這個是蘇秦、張儀他們兩個人跟隨鬼谷子學，鬼谷子也是一個有道之士，教他們縱橫外交的學問。「蘇、張這兩人志在得位，不在傳道。」蘇秦、張儀他們學了縱橫外交的學問，他們兩個人的志向是在得到做官的地位

，志在得位，不是在傳那個道。各行各業都有道，外交有外交之道，要守這個道德。但是這兩個人，他們主要在得到那個位置，怎麼去得到那個位置、那個地位，做官的官位，要得到那個地位，他的志向不是在傳那個道，是要怎麼樣去得到自己的地位。這是雪廬老人給我們解釋蘇、張兩個人，他們是志在得位，不在傳道。「孫臏、龐涓也是鬼谷子的學生，一樣不行」，也是志在得位，不在傳道。「孫臏還沒有大毛病，若龐涓則濫矣」，龐涓就很離譜了。「起初孫、龐二人要出師時」，孫臏、龐涓兩個人要出師，就是到鬼谷子那邊學習，畢業了，要出去了，「鬼谷子曾試試他們，觀察他們的心地。龐涓用欺誑火燒，孫臏則不然，鬼谷子說：龐涓不得好死。」學兵法，龐涓他提出用欺騙、誑詐、用火來燒，這個心就不好。孫臏則不然，孫臏就沒有像他那樣，說明孫臏的心地比龐涓要好，所以鬼谷子說龐涓不得好死。

學這章書，主要的宗旨就是我們遇到什麼困難，我們也要走正路，不走偏路，要守住這個道。各行各業都有道，商有商道，做任何事情要有道德，不能遇到窮那就亂來，就不顧道德，偷、搶、耍手段種種的，這就是小人，遇到窮就亂了。君子固然窮，但是不亂來，還是守住這個道，守住道德的原則，這裡是我們學習的地方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